词的理据性类型与俄汉语构词方式之对比

孙淑芳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俄汉两种语言中, 基本词汇派生其他词时往往具有一定的理据性, 帮助我们理解和记忆。因此对俄汉两种语言的理据性进行对比研究, 有助于认识各自词汇体系的构成特点。本文从对比俄汉语词的理据性的不同类型入手, 分析它们所以具有不同理据的根源, 及其对俄汉语构词特点的影响。

关键词: 词; 理据性; 词素; 构词法; 对比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1 关于词的理据性

语言符号和语言成分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如果是任意的, 就是无理据的; 如果不是任意的, 就是有理据的。词的形式与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这是现代语言学原则之一: 词的无理据性。另一方面, 也应该看到, 在一些词中, 形式与意义之间确实存在种种不同的联系。正是基于此, 英国语言学家、语义学奠基人之一 Stephen Ullmann 把词分为隐性词和显性词。他指出: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语音与语义之间毫无联系的约定俗成的隐性词, 同时也含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据的、因而是显性的词。词的理据性¹, 又称词语的理据 (motivation; 俄文为 мотивация,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сть) 指词的构成形式与意义之间的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是语义学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理据性有历时和共时之分。历时理据性表现在词源对现有词义的影响, 共时理据性表现在现代词汇—语义系统 (如构词系统) 对词义的影响。我国英语界、汉语界对词的理据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1983), 张志毅《词的理据》(1990),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1992), 李冬《汉英理据词语比较》(1996), 邵志洪《汉英语研究与对比》(1997), 曹炜《现代汉语词义学》(2001), 魏志成《英汉语比较导论》(2003), 周荐《论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2003) 等都探讨了词的理据性问题, 但我国俄语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在俄罗斯, И.С. Улуханов(1996, 2000), А.С. Герд (1996), Е.А. Земская (1992), Е.С. Кубрякова (1990), т.и. (2003) Т.И. Вендина (1999), В.Ю. Меликян (1999), А.Л. Семенов (1992, 2000), А.А. Хаматова (1988), 以及《俄语语法》(1980) 的作者们对俄语词的理据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Е.С. Кубрякова (1990: 467) 指出: 理据概念是构词法理论的基本概念, 指派生词、复合词的词义构成受到语义限制的情况。在构词行为中, 某些成分是构成理据的来源, 与此同时, 另一些成分则是构成理据的结果。试比较: он носит письма (他递送信件); он письмоносец (他是一名邮递员)。运用理据和构词概念可以探究俄语派生词结构中的内部形式 (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与其表达内容的相互关系。词的内部形式可以构建为二元关系 (бинар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即理据部分 (отсылочная часть) 和词素部分 (форматная часть)。理据部分由派生词的词根或词干组成, 是词义理据的来源, 是派生结构中保留完整意义单位

的方式,如由 он учится в школе (他在学校读书) 派生出 школьник (学生); он преподает, (他教书) 派生出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老师); 词素部分(如 школьник 中的-ник,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中的-тель)指在构词行为中所使用的词素, 与其构成的派生词相比, 用来表达词的新义。《俄语语法》(1980) 在构词学一章提出了许多与理据概念相关的术语, 如构词理据关系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тивация)、生产词 (又称原词 мотивирующее слово)、有理据词 (又称派生词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слово)、无理据词 (не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слово)、以动词为理据的词 (слов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глаголом) 等。(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том 1: 124—132)

关于词的理据性概念, 许多学者都有所定义。“所谓词的理据指的是事物和现象获得名称的依据, 说明词义与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陆国强 1983: 67; 邵志洪 1997: 4) “所谓词义的理据, 是指词义形成的缘由, 它是从发生学角度来探求词义的来源的。”(曹炜 2001: 54) “词的表达形式与词义之间有时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我们可以从这些表达形式中推断出词的含义, 这就是所谓的词的理据性。”(许余龙 2001: 137)

学者们对词的理据性的概念表述不一, 我们认为, 这或许与所研究的对象语言有关。对汉语而言, 我们更赞同许余龙的上述定义, 对外语(包括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等)而言, 词的理据概念的核心更多指的是如何通过词的形态结构来解释词构成的语义。

汉语词的理据性在历史上曾有很大的变迁。在古汉语中, 大多数词是单音节词, 即通常由一个词素²构成, 形成大量的“词素——字——词”三位一体的现象。因此古汉语中的词较少有理据性。现代汉语的情况不大相同。“随着白话文的推广, 现代汉语词语从单音节词嬗变为多音节词(主要是双音节词), 即双音化倾向。”(吕叔湘 1981: 2) 现代汉语已不再是单音节占优势的语言了, 原来的单音节词好多都已变成了构词词素, 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中占主导地位。语言的发展变化是环环相扣的。随着双音节词的产生和发展, 一个词的内部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 在语音、语义上有轻重主次的差别, 如某些实词的词缀化。

2 词的理据性类型

Stephen Ullmann (1962: 57) 认为, 词的理据主要有 3 类: 1) 语音理据; 2) 形态理据; 3) 词义理据。如果考虑到汉语的文字形式与词义的联系特点, 许余龙 (2001: 137) 认为, 似乎还有一种理据性, 这便是文字理据。汉语词的理据性来自汉字。汉字独特的书写方式为单个词素提供了理据。王力先生 (1980: 143) 认为,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 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 分析字形有助于对本义的了解。”我们认为, 对词的理据性类型问题可以从这 4 个方面来认识。

2.1 语音理据

词的语音理据表现在词的语音形式与词义的联想上, 具有语音理据的词被称为象声词, 包括象人的声音词(即感叹词)和象物的声音词(即拟声词), 其中以象物的声音词为多数。(魏志成 2003: 61) 具有语音理据的词称为拟声词。试比较下例俄汉两种语言中语音理据的异同。

1) 相同或相近的语音理据

гуль-гуль, гуля-гуля (咕咕)	鸽子的叫声
кудахтанье (咕嘎)	母鸡下蛋或受惊时的叫声
ква, квак (呱呱)	青蛙的叫声
мяу, мяуканье (喵)	猫叫声
мычание (哞)	牛叫声
ай, эй (哎)	表示称呼
тик-тик, тик-так (滴滴答答)	钟表的滴答响声
бах, трах (吧嗒)	表示迅疾的动作

бах, бац (啪, 砰)	表示枪声
гм, хм (哼)	表示申斥或不满
2) 不相同的语音理据	
хлоп, трах (砰)	表示物体的碰撞声
звон (铃声)	表示钟、表的玎玲声
кряк, кряканье (嘎嘎)	鸭叫声
уть-уть, ути-ути (鸭鸭)	唤鸭子声
выть (去)	驱赶猪声
чух, чух-чух (罗罗)	唤猪的声音
но (喔)	车夫催马走的喊声
брысь (去, 滚开)	逐猫或轰狗等的声音
кис-кис, кыс-кыс (咪咪)	唤猫声
тпру-тпру (吁)	叫马等役畜站住的吆喝声
кш-киш, кыш (嘘, 噢嘘)	驱赶鸡、鹅、鸭、鸽等家禽的声音

上述例子表明, 俄汉两种语言由于发音习惯不同, 观察角度不一, 在语音理据方面, 拟声词或感叹词虽有相同或相近的, 但多数情况下也不一样。

2.2 形态理据

词的形态理据是指一个词的形态意义可以通过对该词的形态结构进行分析而获得。从这一角度看, 词的理据性与词的形态结构密切相关。从形态结构角度看, 汉语的词一般分为 3 类: 1) 由一个自由词素构成的单纯词, 如木、手、车、人、鸟、文、瓦等; 2) 由一个自由词素加上词缀构成的派生词, 如老师、老伯、老板; 房子、桌子、耗子等; 3) 由两个自由词素构成的复合词, 如朋友、语言、美丽、冷热、俄语等。单纯词通常没有理据性, 就单纯词而言, 可以通过钩沉、清理词义同其载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来揭示词义的理据。派生词和复合词(合成词)可能带有理据。就复合词而言, 可以通过寻找、挖掘词义同其构成成分(词素)的意义之间可能存在的源流关系来展现词义的理据。

И.С. Улуханов 对俄语构词理据性类型的分析颇有见地。他将构词理据分为 4 种: 1) 直接理据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 间接理据 (опосредствован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2) 原生理据 (исход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 非原生理据 (неисход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3) 单一理据 (единствен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 非单一理据 (неединствен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4) 常规理据 (регуляр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 / 非常规理据 (нерегулярные мотивации)。直接理据指生产词和派生词之间只靠一个词素来区分而构成的理据关系, 如 крахмалить — *накрахмалить*, 间接理据指生产词和派生词之间靠一组词素的区分而构成的理据关系, 换言之, 由生产词到派生词需经两个以上的词素来完成, 如 крахмал — *накрахмалить*, мода — *модничать*, упрямый — *упрямствовать* 等; 原生理据指非理据词, 非原生理据由理据词(派生词)构成, 如 очищать 可以有 3 种构成理据: 由 чистый — очищать 为原生理据; 由派生词 чистить — очищать, очистит — очищать 的则为非原生理据。原生理据和非原生理据也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理据; 非单一理据指由同一个词构成若干个词的情况, 如 неравный — неравенство — равенство, 其他为单一理据, 如 стол — столик, огромный — преогромный 等; 理据又可分为常规的和非常规的。(详见 И.С. Улуханов 2001: 34—59)

一种语言的理据性大小是由其词汇体系中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数量的多寡以及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决定的: 单纯词越多, 地位越重要, 理据就越大。(李冬 1996: 125) 派生法的构词方式在汉语里虽不是主要方式, 但在现代汉语里却是能产性较强的, 由此方式构成的新词不断产生, 是一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构词手段, 它是汉语扩充词汇量不可缺少的辅助方

式。(杨杰、顾鸿飞 1999: 9-10)

2.3 语义理据

词的语义理据是借助于词的基本语义的引申和比喻获得的。在这一方面俄语和汉语有许多相通之处。试比较汉语的“绿灯”和俄语的“Зеленая улица”等。

2.4 文字理据

词的文字理据表现为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赞同魏志成(2003: 63)的观点,即汉语是象形表意文字,其单个字的构造起源主要是依据人对某一视觉图象模仿,并以此来表达人的思想观念;而字母文字(包括俄语——笔者注)的主要特征是以音表意,因此字母文字的单字构造形态重在表音,而不是像汉字那样重在表意。字母表音文字的这种造字方法使其文字理据性弱于汉语。

综上,从词的理据性类型来看,俄语是字母文字,分析其理据性更注重其形态理据性和语义理据性,而汉语是象形文字,在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文字理据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认为,对俄汉语词的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进行对比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俄语文字理据性弱,而形态理据性强。俄语属于表音文字,其文字理据性虽然无法与汉语相比,但其形态理据性大大强于汉语。这主要表现为俄语中有大量的派生词和复合词。这些派生词和复合词的语义在很大程度上能从原生词的形态结构上得到启示,使之具有很大的理据性。俄语词的形态理据性表达手段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词根、前缀、后缀、中缀、尾缀等。据此,俄语词的理据性主要表现在其词汇体系中的派生词和复合词的构成上,而不是它的原生词。

2 俄汉语构词方式之对比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词汇的数量由少增多,词汇的意义也由简单到复杂。在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使用的是简单的原生词,也叫做基本词汇或词根。俄语中的原生词可能是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如 лес, пол, таз, шкаф, мост, вода, луна, солнце, огонь, земля, камень 等;而汉语中的原生词多为单音节词,如金、木、水、火、土、日、月、山、天、地、雨、雪等。一个语义概念在俄语中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而在汉语中却通常用一个词组来表达,或者相反。汉语是非拼音、非形态语言,它不具备形态发生的物质手段,是一种很流散、很疏放的语言,形成机制很弱。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接常凭借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汉语重意合。

按形态分类法,汉语应属词根孤立语,其特点是词内没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缺少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的语法联系是由词序和虚词表示的。“汉语是一种孤立型语言,词的语法功能并不依赖于词尾变化形式,因而汉语中的许多词是兼类的,谈不上转化不转化。”(许余龙 1992: 91);而俄语则是典型的屈折语。O. Jespersen(1924: 60)指出:我们可以设想语言结构的两种极端类型:一种是每个词类都有一种固定的形态标准,另一种任何词类都没有外形符号。最接近第一种情况的,不是我们的自然语言,而是像世界语这样的人工语言。与此相反的没有形态符号表示的情况见于汉语。

有的学者主张用意合和形合来概括俄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所谓意合指的是语言中词与词、句子和句子的组合主要是根据语义上的关系和联想达成的。词和句子的组合在外部形态上没有明显的标志,交际双方需在一定语境中根据“统觉基础”³(апперцепционная база)对语句做出正确的语义解码。所谓形合指的是词和句子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显性的形态标志体现出来的。俄语恰恰具备了形合的典型特征。

俄语是一种综合语言,它的构词法对俄语词汇—语义系统影响很大。俄汉语构词方式有哪些特点?如何从词的理据性来解释俄汉两种语言构词体系的特点?这都是构词语义学中

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构词法指的是词的内部结构规律的情况，即词素组合的方式和方法。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是构词法研究的对象，对每一个词都可以从构词的角度进行内部结构分析。汉语主要有5种构词方法：1) 缀合法 (affixation); 2) 转化法 (conversion); 3) 合成法 (composition); 4) 缩略法 (shortening); 5) 重叠法 (overlapping)。在俄语构词行为中，根据所使用的形式手段，其构词方法大致4种：1) 形态构词法(слов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指运用形态手段，即使用词缀(前缀、后缀)来构词；2) 溶合法(словосложение)，指构词时至少有两个意义完整的词的参与；3) 词类转化构词法(конверсия)，即由于词性变化，原甲类词转入乙类而产生的新词；4) 缩略法(аббревиация)，指缩略词构成新词的方法。

(E.C. Кубрякова 1990: 467) 由于俄汉语在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因而在构词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俄语派生、复合、转化等多种手段并用，而汉语主要使用复合手段。在汉语词汇中，除了单纯词和部分派生词之外，大部分都是复合词，其结果是俄语中很多通过派生词或词性转化表达的语义概念，汉语中无法用相应的方式表达。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俄汉语的构词方法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但是几种主要的构词方式也有相近之处，如俄语的形态构词法≈汉语的缀合法，俄语的溶合法≈汉语的合成法，俄语的词类转化构词法≈汉语的转化法，俄语的缩略法≈汉语的缩略法。不同的是，俄语构词法中没有重叠。词类转化法是俄语中不太常用的构词手段之一。语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词类逐渐失去词类标记，一个词可以不经过任何形态变化而用作另一类词，从而使该词具有新的意义和功能，成为新词，如由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名词 *ученый* (学者), *столовая* (食堂), *дежурный* (值日生), *рабочий* (工人), *больной* (病人)等。在大部分情况下，汉语没有相对应的词而须用词组来表达。

1) 汉语词素

如前所述，汉语中的词素多数是单音节的，其书写形式是汉字，汉字大多数都是词素。汉字构词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能产性。词素或称语素是汉语词可以区分出的表义部分。词素作为构词材料是构成词的最小语言单位，是一个词的最小语音语义结合体。汉语的词素从语音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单音节词素(单音节词)、双音节语词素(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素(多音节词)。其中单音节语词素是汉语词素的基本形式。由一个音节构成的词称为单音节词，如图、天、然、者等；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为多音节词，其中两个音节的成为双音词。冯志伟(2004: 15)认为，“汉语的双音节词素有两类：一类是古汉语中遗留下来的“联绵词”，另一类是音译的外来词素。双音节词素中的每一个单独的音节不能表达独立的意思，只有两个音节结合起来才能作为一个最小的语义结合体，表达独立的意思。汉语的词素从功能上看，又可分为自由词素和黏附词素，前者的词素活动能力很强，不仅可以与其他词素组合成词，还可以单独成词使用，成为语言中最小的造句单位；而后者的词素通常都是单音节词素，它们的活动能力不强，不能单独成词，需要与其他的词素结合成词。在汉语中，黏附在其他词素之前的词素叫做前缀，黏附在其他词素之后的词素叫做后缀。”他归纳了21个汉语中常见的前缀，如“老”、“小”、“反”、“超”、“非”、“子”、“相”、“单”、“被”、“多”、“总”、“类”、“准”、“半”、“自”、“过”、“分”、“第”、“逆”、“不”、“无”，同时归纳了20个汉语中常见的后缀，如“性”、“度”、“率”、“化”、“体”、“子”、“质”、“剂”、“物”、“法”、“式”、“学”、“系”、“量”、“论”、“炎”、“素”、“计”、“仪”、“器”。(详见冯志伟 2004: 15-17)

2) 俄语形素和词素

俄语词形中最小的表义部分叫做形素(морфема)。一个词形可能由若干形素构成，也可能只由一个形素构成，如 *красивый* (美丽的), *забывать* (忘记), *вот* (瞧), *на* (在……之上)等。构成俄语词形的形素分为根形素和缀形素；缀形素又分为：前缀形素、后缀形素、中缀形素、尾缀形素和词尾形素。位于根形素前的形素叫做前缀形素，如 *соавтор* (合著者), *безопасный*

(安全的), *атипичный* (非典型的), *незаконный*(非法的); 位于根形素后的和词尾形素前的叫做后缀形素, 如 *морской* (海的), *баранина* (羊肉), *личность* (个人), *пустовать* (无人住); 两个形干之间的形素叫做连接形素, 即中缀形素, 如 *мясокомбинат* (肉联厂), *лесокомбинат* (乳品厂),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中亚细亚的), *средневозрастной*(中年的); 位于词尾之后的形素叫做尾缀形素, 词尾形素位于词形的末尾, 如 *учиться* (学习), *учись* (学习), *кто-то*(某人), *кто-нибудь* (随便某人), *идемте* (走吧)等。

这就是说, 形素是语言的线性单位, 而词素则是非线性的, 概括的单位, 形素是词素的代表, 是具体体现。具有相同意义、形式上(音位上)相近的形素的总和构成词素。根形素的总和构成词根——词根, 同名的缀形素构成词缀, 词缀根据它们在词形中的位置分为: 词尾、尾缀、后缀、前缀和中缀(亦称连接词缀)(*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том 1: 123—125*)

从功能上看, 词素或形素可能是自由的或非自由的。自由形素是指至少与另一个实词的形干相吻合的根形素。拥有一个自由形素(根形素)的词素叫做自由词素, 一个自由词素也没有的则为非自由词素。所有后缀和那些没有自由形素的词根都属于非自由词素。

上述分析表明, 在汉语构词体系中, 最小表义部分应为词素或语素, 而俄语词形中最小的表义部分应为形素。汉语的语素≈俄语的形素。试比较: 海—*мор(-е)*, 天—*неб(-о)*, 非—*не*, 反—*анти* 等。有时, 汉语的词素和俄语的形素是对等的。

3) 汉语复合词的构成及其在俄语中的体现

汉语构词方法较为规律, 除了派生法外, 根据复合词的词素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 汉语合成法有 5 类构成方式: 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这 5 种基本结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词组和句子的基本结构类型, 是由汉语复合词、词组、句子都重“意合”因而在构造上具有同一性这一特点决定的。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汉语中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复合词的构成情况, 以及它们在俄语中是如何实现的。

汉语联合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并列的, 由两个同义、反义或者相关的单音节词素直接组合构成, 多表示复合概念, 用俄语表示时, 有的可以用单词表示, 有的需要采用并列词组的形式, 试比较: 道路(*дорога*)、语言(*язык*)、声音(*звук*)、美丽(*красота*); 长短(*длинный и короткий*)、安危(*безопасный и опасный*)、多寡(*много и мало*)、左右(*налево или направо*)、买卖(*купить и продать*); 窗户(*окно*)、山水(*гора и вода*)、干净(*чистота*)、领袖(*вождь*)等。

汉语偏正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 用俄语表达时, 很多情况下不是用对应的词, 而是用词组, 试比较: 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动画片(*мультильный фильм*)、生产力(*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линия*)、导师(*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人造丝(*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шелк*)、中医(*китайская медицина*)等。当然也有用单词表示的, 如飞机(*самолет*)、出租车(*такси*)、欢迎(*встречать*)、开水(*кипяток*)等。

汉语动宾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之间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译为俄语时通常用相应的动宾词组来表达, 如失效(*терять силу*)、签名(*ставить подпись*)等。

汉语主谓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之间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 如地震(*землетрясение*)。

汉语补充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之间补充和被补充、注释和被注释的关系。葛本仪(2001: 93)又将补充式细分为注释型和动补型两种形式。其中注释型又有用所属物类进行注释说明的(松树、柳树、鲤鱼等); 用事物单位名称进行注释说明的(船只、枪支、马匹、布匹等); 有用事物情状进行补充说明的(白茫茫、静悄悄、凉飕飕、笑嘻嘻等)。动补型的如提高、改进、离开、撕毁、降低等。用俄语表示时, 常用对应词, 如上例的 *сосна, ива, карп; судно*,

лошадь, ткань; белый, тихий, холодный, повышать,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уйти, расторгать, понижать, 也可用词组形式, 如 с радостной улыбкой.

词的理据性问题是词义学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些词义是否具有理据性, 众说纷纭。但这恰好可以让我们去思索这一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会更进一步认识、了解和掌握俄汉词的理据性, 以解决俄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外语研究等相关领域的一些语义问题。

附注

- 1 词义具有理据这种状态称为理据性, 不具有或目前找不到理据这种状态称为非理据性。(曹炜 2001: 54)
- 2 汉语的词素, 也有人称其为语素。(见冯志伟 2004: 15)
- 3 在心理学上, 统觉是“指对当前事物的心理活动同已有知识经验相联系、融合, 从而更明显地理解事物意义的现象”。(辞海 1979: 1175)

参考文献

- [1] Вендина Т. И. 1999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способ дискретизации универсума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
- [2] Герд А. С. 1996 Морфемика в ее отношении к морфологии (пути описания морфемики в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J],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2. Вып 2, №9.
- [3] Земская Е. А. 1992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M], М.
- [4]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1990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C], М.
- [5] Меликян В. Ю. 1999 К проблем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коммуникем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6.
- [6] Семенас А. Л. 1992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М.
- [7] Семенас А. Л. 2000 Лекси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М.
- [8] Улуханов И. С. 1996 Единиц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их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M], М.
- [9] Улуханов И. С. 2001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M], М.
- [10] Хаматова А. А. 1988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Владивосток.
- [11] Ярцева В. Н. 1990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C], М.
- [12]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АН СССР том 1, [M], М.
- [13]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4] Jespersen O. 1921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English Language [M], New York: Norton.
- [15] 曹 炜 2001 现代汉语词义学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16] 冯志伟 2004 汉语单词型术语的结构 [J], 科技术语研究, 第 1 期。
- [17] 葛本仪 2001 现代汉语词汇学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8] 李 冬 1996 汉英词语理据比较 [C] //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李瑞华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9] 陆国强 1983 现代英语词汇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 吕叔湘 1981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1] 邵志洪 1997 英汉语研究与对比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22] 王 力 1980 古代汉语 [M], 中华书局, 上册第一分册。
- [23] 魏志成 2003 英汉语比较导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4] 许余龙 2001 对比语言学概论 [M], (第五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5] 杨杰、顾鸿飞 1999 汉俄形态构词对比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6] 张志毅 1990 词的理据[J],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3期。
[27] 周 荐 2003 论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J], 中国语文, 第2期。
[28] 辞海 1979 上海辞书出版社。

Motivation for Vocabulary Extension and the Contrast in Word-Form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Sun Shu-f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Motivation for vocabulary extension helps understanding and memorization.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is motiv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word system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ources of different motivations that influence Russian and Chinese word-formation.

Key words: word; motivation; morpheme; word-formation; contrast

收稿日期: 2004-05-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俄汉语义对比研究”(02JAZJD740011)

作者简介: 孙淑芳(1963—), 黑龙江人, 教授、博士,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义学、俄语语用学、俄汉语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惠秀梅]